

月老的报告

刘含怀



月老的报告

刘含怀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福州

月老的报告

刘含怀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8.222印张 4插页 148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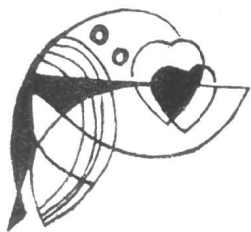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460

书号: 3173·332 定价: 1.35元



作者近影



在月老的报告会上



扣动大学生的心弦



共同探讨爱情的奥妙



来到最可爱的人中间



与《福建青年》读者见面



但愿人间多“月老”

(代序)

苏叔阳

一个偶然的机缘，使我知道了福州城里的“月老”——一位退休的、六十六岁的老人刘含怀。虽然我还未曾有同他相见的荣幸，但他的一篇篇洋溢着真情、凝集着生活哲理的文章，打动了我的心。他向青年们论述爱情的真谛，为他们在婚恋上遇到的种种苦闷排忧解难。这种精神，实在可贵。难怪无数青年把他视为知己，看作良师，为他那颗永葆青春的心所感动。我不曾想到，这位“月老”却要我为他的文集《月老的报告》作序，这确乎使我汗颜了。

我不是爱情问题专家，于情爱、婚姻问题上也素无研究。我不知“月老”的红丝线为何抛向了我。也许是我在《故土》里描写了爱情？还写了一位至今褒贬不一的疯丫头叶倩如？但是，红丝线是应当接住的，正如应当尊重纯洁的心。神圣、高贵

的爱，应当伴随所有的人走完生命的途程。所以，我斗胆地写几句。

“爱情并不复杂，复杂的是谈情说爱的人”。倘使我没记错，这是“月老”一句颇富哲思的话。但我想，正因为有复杂的人，人们的情爱也复杂起来，所以，爱情应当是门学问。保加利亚的学者基·瓦西列夫（К·Василев）写了一本《情爱论》，虽不尽善尽美，却也是煌煌之作。我们呢，虽有众多的渴求情爱知识的人群，却还没有一本回报他们的爱情理论的专著。《月老的报告》，当然不是一本情爱教科书，但对于饥渴的人来说，这也是美食佳饌了。

认真说来，我们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研究，还是一片待垦的荒原。而被“史无前例”的岁月禁锢起来的爱神，一旦苏醒，冲破樊篱，就会有无数嗷嗷待哺的心灵，奔上这荒原，伸出双手，呼唤爱情。这几年，青年们对爱情、婚姻、家庭问题的探讨和追求，一方面是对那“翻天覆地”的“革命”所实行的禁欲主义的反动，一方面也表明了要开垦这荒原的急不可耐的愿望。我们再也不能漠然视之了。

在我看来，爱情是男女之间精神上和肉体上相互之间强烈的倾慕之情，是一种多方面的、内容无限丰富的现象。人与人的差别，也造成了爱情的多

姿多彩。爱，既包括了性的本能，又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体现。所以，爱情不能不具备鲜明的社会性。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具有不同的爱情。从内容到形式，从追求到表达方式，都有着明显的差异。那种认为中国人只配有沉默、等待、被动的求爱方式，并且把它封为民族特色，因而应当永久保存发展下去的观点，显然连进化论也不如，更遑论历史辩证法。但是，作为道德、伦理范畴中的爱情，毕竟不可能随时代同步发展、转换。旧时代的爱情观，必然会在新时期中长久地延存。企图开一个会，或开放一个城市，便实行一种所谓“新的”（新与旧，实待考查）求爱方式，那不但是天真，实际上作不到，在理论上也是荒谬的。不管爱情的内含与表达方式怎样变化，爱情的真谛应当是永恒的，或至少是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占据着极长极长的时日。在我看来，爱情的真谛便是：平等、理解与真诚。

不能否认，我们今天的爱情观，还没有真正做到两性间的平等。封建主义的幽灵还束缚着爱神。我们的婚恋、家庭，大多还建筑在女性依附于男性的残存的地基上。因此，贞操还是女子之于男子最宝贵的（或者说唯一的）财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依旧是妇女的枷锁。所以，因不慎而失身的姑娘，所遭受的社会上的歧视、心灵上的伤害，往往使她们走上绝路。“第三者”问题闹得沸沸扬

扬，仿佛四化的主要障碍莫甚于此，也与这个“贞”的观念相连。我当然反对“猫狗般的”“性滥交”，因为，那是把人降为动物，把圣洁的爱情沦为娼妓。但是，倘不把“平等”当作头等重要的原则，而依旧把“贞”看作情爱的基础，那我们就永远解决不了妇女的解放、爱情内容的更新这些大问题。我们一方面大力提倡政治上、工作上、待遇上的男女平等，又一方面维护事实上男子对于女子的占有制的“爱情”、“婚姻”、“家庭”，这是很难适应时代的发展的。在社会舆论中，我们最流行的依旧是男子的观感，封建的观念，基本上依旧把妇女作为男子的附属物来加以评说。光棍汉的存在，通常不会引起单位里的惊慌，可是一个独身女子的出现，就会招来无穷的议论，乃至过份热心的关怀，好象那是单位里的不安定因素；而且定这些女子的罪名曰“不婚”，好象女子生来不是有自主权的个体，而是专为某个男子作配偶的材料。

只有当两性间的交往，不存在交易的成分，摆脱了一方占有一方、一方依附一方的桎梏，那才能谈得上是真正的爱情。

“贞”的过分沉重与神秘，形成了爱情的“不正当”心理。谈情说爱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标志之一。其结果之一，就是淫秽故事和语言的泛滥。人们总是用“相反”去“相成”，寻求心理

上某种平衡。封建时代，一面有“三从四德”，一面有“三妻四妾”；一面有道貌岸然，一面有秽言淫行；至今，连人们的垢骂，都离不开“性”。

只有把爱情，把性观念从中世纪的阴沉的帷幕中解放出来，变为科学，我们才能有神圣的、正当的、使全社会获得稳定与幸福的爱情与婚姻。

爱情的维系，应当建立在互相理解的基石上。而理解，是平等观念的体现。人，应当有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即使亲人也应当允许伴侣有自己的秘密，非要戳穿那闷葫芦，是对亲人的不尊重。当然，双方自愿、平等地奉献出所有的一切，包括内心最深的隐秘，那又当别论。世界上没有相同的树叶，即使同属于一株大树。为什么非要别人同自己雷同呢？倘以为亲爱者有什么话不说，便是对你心怀有二，那你就失去了对亲爱者的信任和尊重。而怀疑、猜忌，结不出爱情的甜果。奥赛罗扼死了他的妻子苔丝德梦娜，正因为他的心被猜忌和妒火弄糊涂了。他的爱是单向的，是要求妻子无偿地交付给他一切，依旧是种封建式的占有，他的悲剧的社会性也由此而生。

自然，要理解，便要有真诚。欺诈与虚伪同爱情是对立的。隐私只能是那种不构成对爱情的破坏的东西。假如，一方面同亲爱者相伴，另一方面又偷偷摸摸另觅新欢，保守这个“秘密”，那就自己

先砍去了爱情的根，必然会动摇这常青的树木。没有真诚便没有爱情。不管时代怎样更迭，爱情都是“心相知，情常依”。

至于说到爱情的表达方式，那就因人、因地、因民族、因时代而异，强求划一，规定模范的谈爱标杆，是不可能的。我以为，“随心所欲，不逾矩”，可也。无伤大雅，严肃认真足以使亲爱者欢愉，促进情感，彼此尊重，又使旁人（当然，最好没有旁人参观）过得去，合乎公认的时尚，这就行了。说中国人表达情爱不接吻，我看，这既不合中国历史传统，又与倡说者本人实践所悖，中国人以往不习惯的是当众接吻，于今仍不大习惯。青年人也无必要作公开示范。只要双方愿意，又不采取欺凌的态度，不是随便闹着玩儿，于无人观赏处，就不必强行制止吧。

总之，我以为要把现今青年人中存在的种种爱情的苦恼，理顺改正，最要紧的是，肃清封建主义的余毒。

自然，爱情，还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素养的反映。今日，包括爱情观念上的种种混乱在内的不正之风，大约都和那些年全民族的文化被压抑、被扫荡有关。亚当、夏娃的“爱情”与性划等号，人类蒙昧时期还没有爱情观。爱情是随着人类文明时代的到来而产生的，也必然会随着文明的发展而发

展。在我看来资本主义世界日渐消沉的“性解放”，并不象某些人所说的，只是简单的“返祖现象”。我以为，对于这个社会现象，我们还象是“雾里看花”，应当有专门的学者，用真正科学的观点，去探讨和总结，说清它产生的原因和实质。我以为旧家庭的解体是个必然的历史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并不一定要有“性解放”加以伴随。我于此道毫无研究，也毫无倡导之意。我只是想说，作为社会现象，应当由社会学者作出结论。就我所知，西方世界的青年，并不象某些人说，一天到晚只知性，而不知其它。许多人在灯红酒绿的社会中生活，而不纸醉金迷。一生不入跑马场，从未走过红灯区的人太多了。即使在美国，被人称道的依旧是终生不渝、死生相托的忠诚纯洁的爱情，而不是花花公子，荡妇淫娃。前些年，有人甚至把恩格斯预言的共产主义时期的家庭，解释为不断地更换恋人，“想和谁要好就跟谁要好”，可以朝结婚晚离散。这同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青年一古脑儿说成性解放者，同样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说到底，还是一种封建意识占有和玩弄异性的自我表现。我想，倘使一个民族，终日沉溺在肉体的欢愉上，而不从事其它，那这个民族绝不会有高度发展的文化。爱情，是人类文化水准的反映，但绝不是人类文明的唯一表现。人类为了生存、发展才谈情说爱，而不是为

了情爱才生存、发展。我们要在爱情问题上认识自己、认识他人。爱情观念，同所有的文化一样，必然要站在自己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同其他民族交往中，获得完善与发展。随着全社会文化水准的提高，而愈益闪现出动人心魄的光彩。

我写了叶倩如，可我从未想过她是八十年代青年的代表。她，只是她。我不想预测她的将来，也不一定全面肯定她的爱情上的表现。袁静雅固然是我所喜爱的，但我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她背负着过于沉重的历史包袱。那几千年的因袭，也浸润了她的心，形成她的怯懦。作为一个严肃的现实主义的作家，我虽不愿看见她的悲剧，但也无法肯定她必然会有幸福的结局。一个我并不怎么过于珍爱的叶倩如，在我面前走过，毫不理睬我的愿望，勇敢地踏上了前行的列车。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属于她们这一代，属于勇敢的探求者。所以，那小说的结尾我写不下去，只有让纯洁的白雪代表我的心，扑向我的故土。青年读者们不必强求一致，去探求就是了。

不懂情爱的人，却写了这么多情与爱。好在都是空泛的议论，大约算不得教人下流。

《月老的报告》才算得上一部寓严肃于活泼，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新“情爱论”。我愿世上更多些“月老”，少些赵太爷。近些年来，我们对于

青年，实在是关怀太少，责备过多。只是斥责后代的不行，其实是在变相地展览自己的没出息。全社会都来关怀青年吧，多一些“月老”就多一些温暖。假如所有的老人都是“月老”，那该多么好啊！可惜，多乎哉？不多也。这就更显出了含怀老人的高尚和他这本著作的份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四日凌晨

目 录

但愿人间多“月老”(代序)·····	苏叔阳(1)
--------------------	----------

初涉爱河

“亮相式”的初次约会·····	(1)
从容地走进对方的家门·····	(6)
微妙的“一见钟情”·····	(13)
“吹!”——好事多磨·····	(19)
姑娘,当你遇到求爱时·····	(25)
怎样“谈情说爱”·····	(31)
“我谈一个吹一个,为什么?”·····	(37)
写情书,也是一种求爱方式·····	(44)
不妨走走“鹊桥会”·····	(51)

爱情真谛

“诚”,爱之魂·····	(58)
黎菁姑娘的选择·····	(63)
“爱情最好的帮手是机遇”·····	(68)

谁是最佳候选人·····	(75)
爱所植根的基础·····	(82)
“挑选”与“专一”矛盾吗? ·····	(89)
含蓄——爱的高格调·····	(95)
不必寻求恋爱模式·····	(100)
力戒孟浪的性爱·····	(106)

告别“偶像”

大姑娘：“老大难不难？”·····	(111)
“高攀”与“低就”·····	(116)
“婚恋综合症”的治理·····	(122)
向“X心理”告别·····	(127)

审美思辨

摒弃“唯美”条件·····	(134)
朴素美与风度气质美的追求·····	(139)
大姑娘成熟美的魅力·····	(144)
她，为谁打扮·····	(150)

爱的天平

金钱·物质·爱情·····	(156)
性格与情趣的互补·····	(161)
学历、职业砝码的“失重”·····	(166)